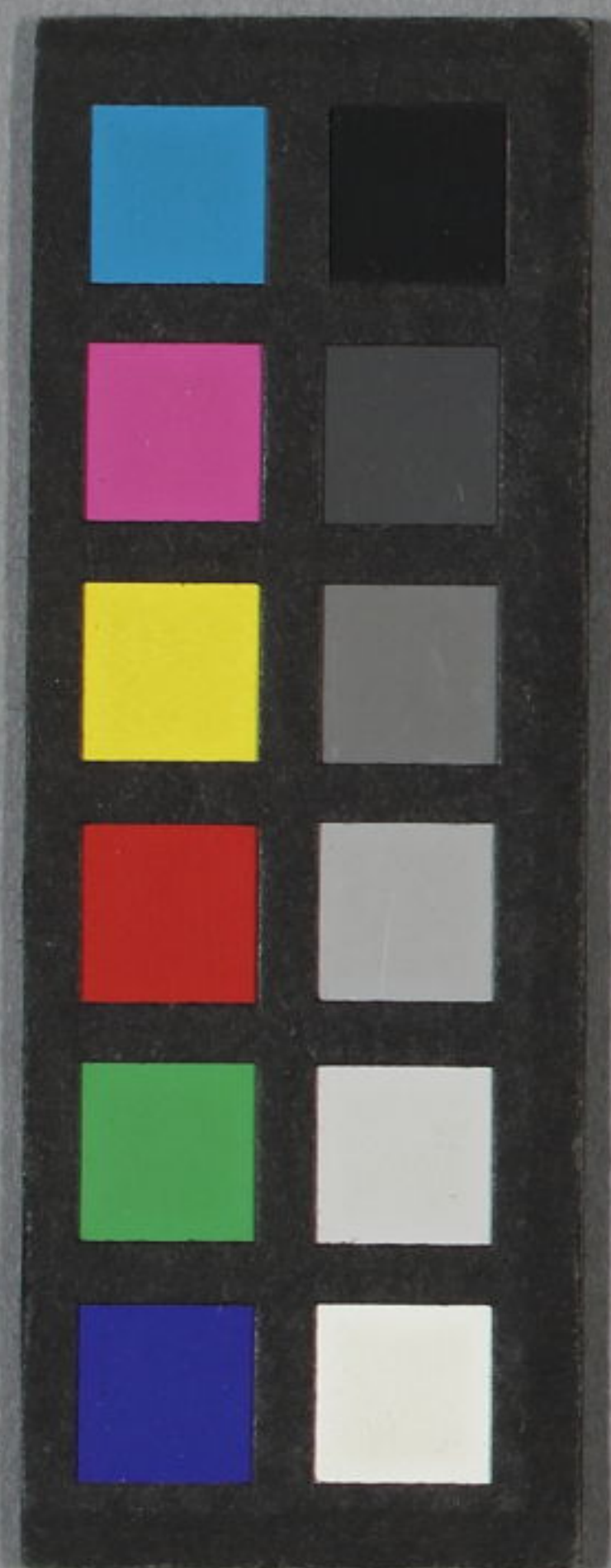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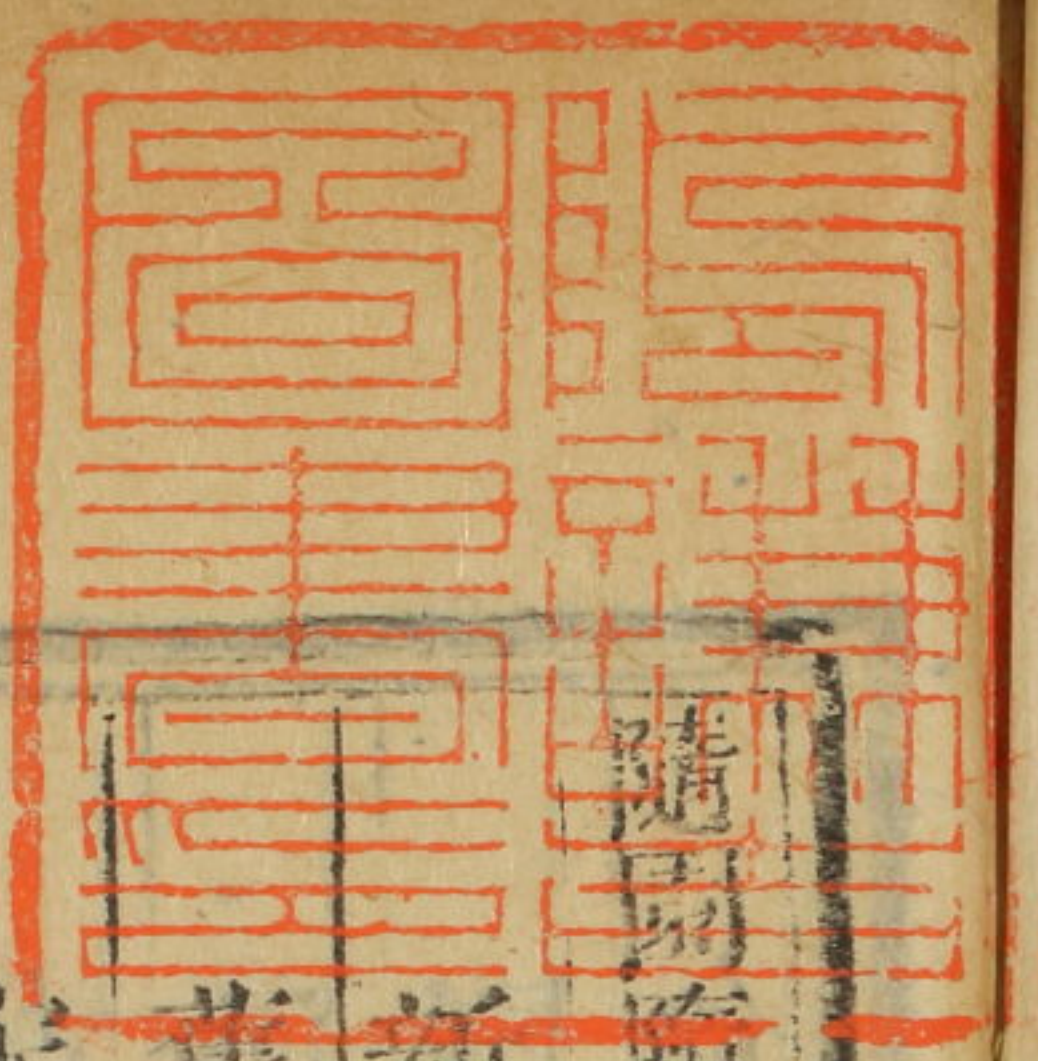
隨園隨筆

增  
25  
3

三



門 1 曾 5  
號 25  
卷 9



隋書附筆卷五目錄

新唐書孝友傳例可

通鑑表章李鄴侯

舊唐書訛舛

李郭事散見他傳

宋書自相矛盾

南北史自相矛盾

南北史體例之非

史家避諱無謂

竊號

五代史持論太苛

史家重複

宋史重複

史家率筆

史官好言猥褻

史書漏載

高進之逸事見三十國春秋

隋書附筆 卷五目錄

作史不必自標名目 史漢均非舊本

史有太簡者 綱目非朱子所作

通鑑刪紀元 竹書

古無正統之說 年號重複

冤獄卒白 張邦昌賢于劉豫王倫

古人是非未定 傳疑

通鑑以蕭方等為 新唐書以盧鴻一為盧

國策載李牧事與史 通鑑載吳越事與五代

金人南遷錄與金史大 周處事史與碑不符

心史載文天祥事與宋元史不符 明仁宗景泰之崩野史與正史不符

宣德有建文之子疑之 項羽有始皇之子之說

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儒林公議敘劉三叔事與長編敘趙山遇事相同而正史皆不載

南北史合註補正史所無 通鑑載周虓事與晉史不符

宋史繁蕪之故 宋史成於道學初熾時

柯惟祺宋史新編與王彥仲宋史記有可取處

唐關史五代史補 缺皆陳預 宋史矛盾

宋史為竇者詳過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王安石不幸

元赦書儻鄙

建文遜國之疑未可全斷

宇文虛中之死野史與正史不符

羅願拜岳廟之事外集與正史不符

趙元昊之死筆談與宋史金史不符長編又與筆談不符

語錄非儒家言

道學傳亦非儒家言

宋史道學傳體例不一

隨園隨筆卷五

錢唐袁枚子才著

仁和邵希曾編校  
無錫賈崧

新唐書孝友傳例可仿

新書孝友傳先書其名通朝廷者姓名分類而載不載行事其載小說而未經上旌者槩不書此亦簡便之一法

通鑑表章李鄴侯

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冤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且言德宗晚好鬼道乃得見

用而舊書更言其請開廬山瑟瑟與王璵黎幹同傳輕  
之太甚微溫公通鑑取繁家傳大爲闡揚則鄴侯一代  
偉人幾黯然無色

舊唐書訛舛

唐紹傳稱先天二年今上講武於驪山謂元宗也按經  
籍志今上實錄是張說等撰說時稱今上时在石晉何  
以尙仍舊史本文許敬宗傳稱杭州新城人至孫遠乃  
稱杭州鹽官人王義方傳稱員半千齊州全節人至文  
苑傳乃稱齊州臨汾人薛仁貴傳稱絳州龍門人至子

納孫嵩乃稱絳州萬泉人李嵩等傳論云嵩發人陰私  
齊物積財興議按齊物傳發官吏陰私以察爲能齊物  
子復傳積財頗甚爲時所譏談齊物事爲嵩誤復爲齊  
物事又傳稱齊物清廉自飭論之與傳以矛盾

李郭事散見他傳

李郭同爲牙門都將兩不相能同盤飲食不交一言及  
汾陽代安思順光弼在麾下請死等語新書不載兩人  
本傳而著於高麗傳資中爲張保臯與鄭年故也白望  
宮市之弊散見於張建封傳中亦此例

宋書自相矛盾

休文宋書謝晦傳既書兄子世基及庚登之孔延秀等並伏誅矣又書庚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一庚之身而前後生死互異張暢傳一附張劭傳中一與殷淳同列張敷傳亦一見邵傳中一與羊欣同列重複登見一字不改王道隆開航促戰以陣亡不應入恩幸沈攸之起兵仗義不應與魯爽臧質同傳張暢諸傳俱稱北魏諸帝之廟號休文南朝人亦不應尊索虜若是

南北史自相矛盾

南史劉山陽之死武帝本紀斬之者陳秀也蕭穎胄傳中斬之者席關文也沈昭畧傳東昏賜死時昭畧責徐孝嗣不能廢昏立明以甌擲其面嘗之孝嗣傳又載孝嗣謂昭畧曰始安王事吾欲以一門應之賢叔若同便無今日之禍四傳序事自相抵牾北史蕭寶夤本傳云寶夤與侯終德戰敗攜少子奔萬侯醜奴醜奴以為太傅爾朱天光傳則云建義元年夏萬侯擊蕭寶夤於靈州禽之文宣紀言所幸薛嬪無故斬首藏之於家於東山宴時忽探出頭於柁上云云后妃傳則云因其姊為為

父乞司空帝怒錮殺其姊薛嬪有孕過產亦誅云云邢子才傳言子才短崔暹暹銜之子才奏用妻兄李伯倫暹奏其專擅崔暹傳則云文襄謂暹言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痴人也暹曰所言長短皆實不足為痴楊素傳言從齊王憲拔晉州屯雞棲原齊軍大至憲懼而宵遁素苦戰憲乃免文帝十三王傳則云永昌公椿屯雞栖原齊王憲命椿代柏為菴令兵去後賊猶致疑椿告齊衆稍逼憲救之被勅追還齊人果疑柏菴為慕府不知軍退此四傳序事自相抵牾

南北史體例之非

潘玉兒不入后妃傳附見於王茂傳以其亡國也陳後主張如何以又入后妃傳江總不入佞幸以其有文也而戴法興頗有文詞徐爰且通經學又何以入於佞幸寶誌慧林僧也不應入隱逸災祥謠讖應入五行志不應附本紀劉知幾史通歷數諸史短而絕不及南北史何耶

史家避諱無謂

南齊書以蕭衍為義師隋書以李淵為義兵因作史者

身立其朝不得不諱也宋書爲沈約所修在齊梁之際而於文帝紀書崩於零陵王傳稱薨順帝紀書袁粲沈攸之謀反伏誅何耶陳壽晉人書高貴鄉公宜諱矣乃書廢張后廢齊王頗多明文而書伏完死則曰伏法書耿紀韋晃事乃曰討斬書甄后稱卒又曰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何耶新唐書昭帝紀書崩於哀帝則書弑五代史於梁唐晉漢之君見弑者亦書崩俱不當諱而諱也陸游馬令皆宋人作南唐曰某師伐我我師敗績此等我字俱屬無謂

竊號

開創之際必有驅除兩漢三國志唐書俱以竊號群雄列於諸臣之前所以著創業之始基也南唐諸國宋史竟列於叛臣之後悞矣董袁之事載於後漢書之終列於三國志之首此亦義例之不得不重複者元史不爲韓林兒立傳以致至正年間之事不備

五代史持論太苛

五代史持論太苛如元行欽首明嗣源之反又殺其子從璟與莊宗臨危誓發志如皎日莊宗死而出奔豈無



再圖匡復之意焉明宗折股而死市人皆哭直是顏段  
一流人物歐公以為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志之所在  
公何以知之烏震事趙王路銘為張文禮所弑震討文  
禮文禮執其母妻以招之震不顧文禮斷其手鼻縱之  
震軍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厲卒破鎮州歐公以為不忠  
不孝夫委質事人王陵溫嶠趙苞之事皆事之無可奈  
何者也忠孝不能兩全君子必以一端與之未始非善  
善從長之意而歐公一筆抹殺過矣張憲涕泣而拒張  
昭遠亦以出奔見殺不得列於死事然則季友出奔而

春秋與之陳文子出奔而夫子稱之何也

史家重複

三國志裴松之補孫權傳鄭泉字文淵願得美酒五百  
斛四時甘脆置兩頭云云晉書畢卓傳亦有此數語是  
畢卓之襲鄭泉歟抑晉書之襲吳志歟此史徐之才傳  
之才嘲狗云為是宋鵠為是韓盧云云序傳中又載為  
李神僞語是徐之襲李歟李之襲徐歟

宋史重複

宋史閻詢傳詢使契丹契丹導路者欲夸疆宇之大故

紆其途詢曰從柳河至松亭路豈不較捷耶契丹使者  
大驚此劉貢父傳中事也至閻傳又重載之穆衍傳衍  
爲華池令有訟割牛舌者某不伏衍牛主歸宰牛賣之  
俄而有訴某私宰者衍曰汝割其牛舌又訴其私宰耶  
其人驚服此包拯傳中事也至衍傳又重複之

史家率筆

班史最謹嚴而宣帝紀云一時公卿大夫上下相安莫  
有苟且之意也傅喜傳太后求稱尊號使帝不得直道  
而行酷吏傳延年敏捷於事雖冉有子貢通藝於政事

不能絕也筆法冗而繁南史最雕繪而始興王浟傳其  
母又愛幸文帝極所留心等語是何文法奮唐書最華  
瞻而元載傳重複拉雜與樂名姝四字重累言之幾不  
可耐袁宏後漢紀馬援曰臣與公孫述全縣少有娛虞  
詡攻武都差勅曰吾言強弩發鄭次都謂鄧暉曰子直  
心誠三代之道云云俱不成句法

史官好言猥褻

羊后答劉曜語再醮之婦媚其後夫所謂閨房之內更  
有甚於畫眉者床第之言不踰闕史官何以知之晉史

書之可謂無識晉書酈牛金是一事夏侯姬通小吏牛  
金生元帝又是一事通鑑合而一之已屬可笑楊妃洗  
兒事新舊唐書皆無之而通鑑乃采唐人小說祿山遣  
事以入之豈不更悖惟李義山次西郊百韻詩有云皇  
子棄不乳椒房抱羞渾天中進士鄭嵎津陽門詩亦有  
祿兒此時侍御側繡羽裸衣日履屨等語似當時或有  
此訛傳而卒未嘗明指爲貴妃也明皇開國故是英雄  
天子不應憤毘至此李延壽北史旣稱辛德源與裴讓  
之均爲名臣矣又稱其相愛有龍陽之好張離武已入

儒林矣又稱其少時美說其師王元則愛之教學尤勤  
此二人者使無其事不可誣也有其事亦當爲賢者諱  
而況事迹黜昧非史官所宜采錄

史書漏載

漢樂成侯丁義以劾奕大而誅左馮翊宋疇以鳳下彭  
城奏不爲端而免皆君子也何以不爲立傳而僅見於  
功臣表中唐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全家死史思明之  
難唐書不載忠義傳中僅附見於其祖元萬頃之末有  
畢炕者守廣平拒祿山致赤其族昌黎所謂廣平之節

如此而子不荷其澤是也不載忠義傳中望江令麴信  
陵之賢非見於香山秦中吟則竟湮沒矣他如宋太祖  
陳橋兵變有祇侯班二卒長拒於南門隨卽自縊太祖  
憐其忠爲之立廟祀之而不知其姓名厲狄與項羽同  
起兵而今人但知項羽見輟耕錄光武故人有牛牢高  
獲與子陵同不屈見宋太平寰宇記而今人但知子陵  
與蘇武同使同還者有常惠徐聖等九人而今人但知  
蘇武見漢書辛翼與張良同報仇而今人但知良見緯  
畧沮誦佞盧與蒼公同造字一右行一左行一下行見

法苑珠林而今人但知蒼公同高漸離送荆軻者有宋  
意而今人但知漸離同弦高犒秦師者有賈人奚施而  
今人但知弦高見說苑

高進之逸事見三十國春秋

余見高氏家譜載三十國春秋一則云高進之沛國人  
父瓚有拳勇嘗送友人之喪喪反友妻爲土宦所掠瓚  
挾之殺七人而友妻亦刎頸死遂亡命江湖進之生十  
三年母劉死葬畢走四方求父不得乃謁征北將軍劉  
牢之牢之高會進之入幕推上客而踞其坐大飲嚼一

坐大驚牢之揖客問所長進之曰善以計數中密事牢  
之問部下甲兵芻糧進之布指算不爽乃辟行軍司馬  
居五日進之曰劉公猜而不忍怨而好叛不去必及禍  
遂去之與下沛薛彤爲友因薛交檀道濟三人者志義  
合刑牲盟生死從道濟征桓彖得首將王雅敗桓兵於  
奔牛塘又殺路雍岐得天子旌節與桓所乘舟事平以  
功讓道濟及圍廣固進之作攻具甚精巧事平授廣固  
相徐傅等謀廢立招道濟道濟謀於進之進之曰公欲  
爲霍光乎爲曹操乎爲霍則廢爲曹則否道濟驚問進

之曰公欲輔宋則少帝不廢琅邪王不立天下非宋有  
也故必廢如欲自取則長亂階逢愚君修德布惠招羅  
心腹天子非公而誰故不必廢進之此時按腰間刀伺  
道濟有異言則殺之道濟趨下階叩頭曰武皇帝在上  
臣道濟如有異心速殛之乃與進之定議不爲戎首亦  
不相阻也及謝晦反兵銳道濟憂之進之詐道濟書致  
晦與之連晦喜不設備悉精銳蔽江下進之遂間道入  
江陵揚言曰檀江州率重兵敗謝晦於江中斬其首以  
徇故晦黨聞之解體部下閉門拒之事平進之爲司空

參軍後到彥之代魏知其名乞與同行進之告僕曰到公必敗吾言則惑軍否則及難遂請護糧乃免道濟晚年懼禍其夫人劉遣婢問進之進之曰道家戒盈滿禍或不免然司空功名蓋世如死得所亦不相負夫人泣語道濟道濟意狐疑亡何被收道濟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壞女萬里長城薛彤曰身經百戰死非意外事進之歎奮笑曰累世農夫父以義死支子以忠死君此大宋之光坐地就刑神色不變進之無眷屬僕魯健從進之死故無收其尸者薛彤下沛人死後其子負骨歸葬

求進之骨不得以其帶同父棺葬焉後沈約修宋史附高進之薛彤於檀道濟傳

作史不必自標名目

作史者只須據事直書而其人之善惡自見以已意定為姦臣逆臣原可不必然既已分列其目則褒貶自宜允當乃若史彌遠之奸十倍於韓侂胄而宋史不入奸臣傳崔立之惡十倍於劉豫而金史不入逆臣傳殊不可解

史漢均非舊本

史記天漢以後褚少孫所補也成帝時長安馮商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後漢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然則史遷之真鮮矣梁書劉之遴傳之遴得古今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古本以序傳為中篇以表志列傳相合為次外戚傳即次帝紀下淮陰贊曰淮陰毅毅伏劍周章皆與今本不合然則孟堅之真亦可疑矣

史有太簡者

漢書徐樂傳賈山傳只載一書而樂與山之出處一字不及北史倣之衛操傳但志地理一碑而已晉書祖台之傳止一行袁悅之傳止四行似太簡而無謂

綱目非朱子所作

綱目非朱子所作乃門人趙師淵所為朱子文集中已言及之蓋朱子方責文中子作元經擬春秋之妄豈肯躬自蹈之書中舞文弄字之弊不可枚舉凡徧安之主稱殂不知尙書之帝乃殂落堯非徧安之主也凡小入卒稱死不知尙書之五十載陟方乃死舜非小人也荆

軻刺秦王書盜張良擊秦王書報仇符氏毛后以死節  
與之呂氏楊后不以死節與之既特筆書楊雄為莽大  
夫矣而他人之臣莽者不書既倣漢晉春秋以昭烈為  
漢帝矣而其子則書後主郭威弑湘隱王書弑隱帝則  
書殺所謂自亂其例也通鑑喬知之愛婢碧玉為之不  
昏則刪不字而曰為之昏高緯遊南苑從官喝死六十  
人訛為賜死六十人

通鑑遇一年兩紀元之事必硬刪其一如後唐閔帝改  
元應順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

年而刪去應順則閔帝數月天子無故遭削矣史記索  
隱譏史遷全沒惠帝之六年不為本紀亦此類也

竹書

竹書紀年支離敷衍為偽書無疑然為之解者以殺季  
歷者為文丁非文王也太甲殺伊尹者是戰國人竄入  
以倣田和晉三卿之類否則前命尹為卿士後言祠保  
衡為無着矣章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皆以攜王為伯  
服不知為王子余臣似宜存之以備一考



古無正統之說

正統論始於宋元如歐公楊鐵崖諸人瀾翻于言互相  
爭論不知古帝王無正統之說王猛諫苻堅伐晉曰司  
馬氏正朔相承高歡謂杜弼曰江左有蕭衍老公專事  
衣冠禮樂人以爲正統石勒臨死憂曰恐後世不以吾  
爲受命之君蓋惟苻堅石勒高歡皆不能得天下故隱  
然欲竊附於正統耳古聖人亦無道統之說始於孟子  
有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說而宋儒攘臂以起矜特銜耀  
其亦有苻堅石勒高歡之私心焉

年號重複

宋太祖欲以乾德建元盧多遜曰此僞蜀年號也真宗  
欲以觀文建元丁謂曰此煬帝殿名也兩帝因此甚重  
讀書人自明代以四書大全束縛天下而博雅者少故  
永樂一號重複者四竟無一人言之者晉涼州之張重  
華唐太宗時蒲城之敦子和後五代之化遇賢宋之方  
鵬皆改元永樂皆小賊也他若正德者西夏乾順之改  
號也天順者金叛將楊安兒元泰定帝太子阿速吉八  
之號也天啓者元魏元法僧梁永嘉王蕭莊唐末南詔

豐祐之號也皆重複三四代而稱之也

冤獄卒白

唐誅殺武元衡者以張晏抵法後李師道敗乃獲嵩山僧圓淨訊明殺武相原委僧年八十餘脛骨猶如鐵也籍師道家得一簿書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并賞潼關蒲津吏卒某云云蓋窩藏刺客通消息者見舊唐書明季萬歷間有土妖書者以曠生光抵法後中書舍人東嘉趙士楨臨死見生光爲崇自言作妖書者士楨也見酌中志宋高宗時女子自稱柔福帝姬從虜中歸足

滿萬山故微大耳言宮中事歷歷無訛遂賞賜百萬竟封公主太后歸言其誣妄乃伏誅後有人言太后懼其言在虜中醜事故誅之以滅口亦卒不知其真偽也

張邦昌賢于劉豫王倫

張劉俱宋逆臣然大金國志稱邦昌假位三十六日不山呼不稱朕不稱詔封宋宮門曰臣邦昌謹封與執政對坐自稱名見金人則上坐易服以故伶人嘲之曰我輩作假官人張官人作假皇帝較之劉豫罪當未減北盟會編亦載其闖金人立爲帝卽求死人勸其爲一城

生靈計乃勉強應命終不肯作赦書曰錢大王肆赦恐入李大王世界邦昌立陳東歐陽澈廟而祀之王倫來而毀之二人心術亦可槩見

古人是非未定

宋金華作唐思誠墓志追叙其先人仲友之賢學者稱說齊先生文潞公作高若訥墓志亦極稱其自臺諫登二府歷有賢蹟乃一見斥於朱子一見斥於歐公遂致掩其生平尙論者宜考也唐八司馬輔順宗善政不可勝書而史目爲奸邪昌黎永貞行亦詆呵之獨范文正

公作論深爲護惜必有所見卽李訓鄭註之誅宦官亦以事不成而受惡名愚今史書所載尙非實錄惟宋史以王倫爲忠予獨以爲疑觀其疊次邀盟與秦檜同心一爲東京留守便毀陳東歐陽澈之廟宜忠節之秦斬之也至於不污僞命而死恐有別故其心術尙在宇文虛中之下

傳疑

太平廣記載姚泓不死劉裕所斬於建康市者僞姚泓也唐人詩話言黃巢不死敗後爲僧洛陽橋題詩有聞

倚闌干看落暉之句何璘澧州志言闕賊不死迹澧州  
石門之夾山爲僧其墳尚在書奉天玉和尚之碑卒於  
康熙甲寅二月遣像鳩目蝸鼻惡不可言燭影斧聲事  
李燾長編直書之而不諱長編乃進呈孝宗請御製序  
文者何以直采野錄所言蓋玉斧畫雪云云原並無太  
宗弑逆之說道士張守真奏天上玉鎖已開等語亦無  
甚關係故也建隆遺事以秦王廷美爲太宗乳母王氏  
所生長編力辨其非以廷美與趙王廷俊同母母姓耿  
氏乃太宗親告宰相之言故紀聞以爲杜太后所生者

亦非也太后享年六十而崩廷美才十四歲安得有此  
少子耶紀聞以魏王德昭好啖肥肉故燠決而薨亦非  
自殺也

通鑑以蕭方等爲蕭方

佛書有方等經故梁元帝世子名方等著三十國春秋  
通鑑悞刪一等字

新唐書以盧鴻一爲盧鴻

南朝顧歡作正一一論曰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  
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論道教儒教之無

異也盧取此義爲名曰鴻一舊唐書仍之新唐書刪去一字

國策載李牧事與史記不符

李牧死國策極言其冤史記則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通鑑主史記大事記主國策

通鑑載吳越事與五代史不符

通鑑載吳越王宏佐知國有十年之蓄乃復境中稅三年歐公五代史則極言其征稅唱籌咨朴交下下至鷄魚不免納租或言公爲推官時狎一妓爲錢維演所持

故於錢氏多所隱美

金人南遷錄與金史大金國志不符

金人張師顏南遷錄載章宗內侍姚天貴與牛刀兒爭地訟之大興尹尹不能決奏章宗上方與李宸妃飲令別踏地與刀兒以此刀兒怒與穆三奴等於七夕入宮弑章宗宸妃以疾不與聞變急召宰相元顏章等討賊迎磁王允明立爲皇太叔有司奏宸妃知情乃亦賜死云云常疑此一節事何以金史無之大金國志宋史皆不載入但云帝薨以善終稱後闕資治通鑑極言張師顏

南遷錄之誣世宗賢主而誣以新臺之行允迪賢太子而誣以南涼觀被殺此書半屬子虛然此種傳聞亦可存之以留疑案

周處事史與碑不符

晉書周處討齊萬年軍敗無援力戰而死通鑑因之亦無異詞惟陸平原作周孝侯碑稱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與史不符

心史載文天祥事與宋元史不符

鄭所南心史云文山大罵元祖數其五罪致被剖剖取

其心肺食之皆與宋元史從容柴市之說不合又載元孟婦食孕婦乳中血并食腹中小兒太覺荒謬予故嘗疑此史之不真鐵匣在井二百年斷無紙墨不壞之理惟四言詩一首殊可愛曰今日之今霍霍栩栩少焉賤之以化爲古

明仁宗景泰之崩野史與正史不符

陸鈇病逸漫記曰景泰爲宦者蔣安陰受天順皇帝之旨以帛勒死仁宗崩驟因宮人毒張后悞以其藥進帝而帝崩或云雷震也

而宣德有建文之子之疑

傳信錄云建文妃張氏有孕宮中仁宗為太子時納之遂生宣德王弇州亦言及之而但云不可信耳余謂此等議論生於人心之有懼猶云元順帝為濠國公子宋高宗為錢鏐後身也

項羽有始皇之子之說

神仙傳稱始皇與龍女交有孕生兒棄之沙灘項梁牧養之長大有勇能自曳其身而飛數步故名之曰羽宋野乘記太宗之崩與正史不符

宋野乘載太宗燕京之敗股中十二矢嬪妃盡為契丹所虜歸後重傷而崩神宗泣告臣下欲用其兵復仇若果有此事而慶歷朝臣竟有仇不報何耶抑有所諱而不敢言耶余按寇準傳準至道元年自青州召見帝足創甚褰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耶據此則野乘所載未為無因

儒林公議敘劉三諤事與長編敘趙山遇事相同而正史皆不載

李憲長編寶元元年元昊之叔趙山遇來降告元昊反

狀與其妻全來投都監李士彬士彬與知保安軍朱吉  
狐疑不敢受乃奏之詔遇還西夏遇不可乃命監押韓  
周解至元昊所元昊射殺之初遇來降其弟惟序止之  
曰南朝無人不可往遇不聽已而士彬奪其珍寶而置  
之於死宋無名氏儒林公議八卷內載慶歷五年劉三  
嘏尙契丹公主攜妾及一子投廣信軍自言僞主凶虐  
願事中國現在契丹西役元昊幽州空虛可用一將出師  
已爲內應則中原可覆也獻詩云春秋大義惟觀鬯王  
者行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土免於戎虜自稱兄朝

廷不納三嘏以金賂村民求宿求食俄而宋殺其妾與  
子械而送之此事與唐悉怛謀以維州降相同歐陽公  
作崇徽公主手痕詩有肉食何人與國謀之句實爲此  
也正史不載

南北史合註補正史所無

李清碧南北史合註以二史爲主而參入以宋齊梁陳  
隋諸篇書旁采通鑑册府元龜三寶記咸通錄高僧傳  
伽藍記等書以足之如隋史言文帝殺尉遲迴原赦幼  
孩用刑不濫而咸通錄言是役也俘鹵百萬總集相州



斷六十萬人於漳河血流成川北史言齊文宣善終而  
三寶記言其臨死患惡疾不勝楚痛命劉桃枝背負而  
行鼻涕淋漓梁武帝立七廟於景陽臺設考妣二座輕  
煖時易芳旨手薦亦梁書所無

通鑑載周虓事與晉史不符

通鑑虓爲符堅所擒堅欲用之虓不屈謀弒堅事覺堅  
赦之再謀弒堅爲堅所誅晉書則云周虓病卒於太原  
符氏

宋史繁蕪之故

人言宋史繁蕪非其序事之冗也蓋當時秉筆者襍取  
諸家行狀碑志而爲之多有不應載者如郭密李斌趙  
瑄等數十人全無事業又無關係何必立傳惟劉平任  
福等傳序事筆致頗有可觀桑懌傳純用歐陽公本文  
所以尤佳張浚傳用朱子所作行狀失之濫矣如曲端  
之寬符離之敗俱諱而不言但歸罪於李顯忠而已

宋史成於道學初熾時

史言陸放翁爲侂冑作南園記士論非之楊龜山受蔡  
京薦胡安國受秦檜薦而士論不非豈蔡京秦檜之奸

歐陽修等  
卷五  
三  
滅於侂胄耶所以狀者侂胄得罪朱子故也林栗議論侃侃謝深甫一時佳士王淮頗著賢聲俱因與朱子不合史臣遂與胡紘鄭丙同傳趙鼎亦賢者以抑張栻而與陳松同傳皆非公論蓋元人作史時正道學之風初熾也史彌遠所以不入好臣傳者以其能弛偽學之禁故并其廢濟王事而諱之不載本傳中

柯惟祺宋史新編與王損仲宋史記有可取處

新唐書所以能與舊唐書並傳者以其文減而事增故也若不過就其本文而刪葺之此外毫無增入則又安用此書哉朱竹垞笑柯惟祺王損仲二人目不見李燾長編徐華北盟會編而漫改宋史可謂夏虫不可語冰狀二書亦有可取者如岳飛改諡忠武全皇后傳陳朱二夫人死節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趙清獻皇變稷契所讀何書之謔高宗防秦檜逆謀理宗黜安石從祠皆宋史不載而新編盡補入之損仲更瀛國公爲帝累增端宗帝昺二紀年表於宰輔外增南唐諸國及遼二表而附以夏國宗室傳於濮王秀土之後改南唐北漢諸世家爲列傳是亦稍有所見者也

唐闕史五代史補缺皆疎陋

無名氏之唐闕史寥寥無多王禹偁之五代史補闕所補不過如唐昭宗見朱溫而命其繫襪明宗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等事皆在人耳目間其爲後人拮拾僞托元之名無疑也此外惟陶岳五代補增本書外一百餘條自稱雖云小說有補大猷所載如李濤之佯拜弟妻以其年長而悞認親家母魏博使者自恃少年誚鳳翔使者之陋稱曰水草大王醜者云兒貌美得非水草大王夫人等事足資笑噱

宋史矛盾

本紀岳飛討楊太太赴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鄴督府降牛皐傳則云楊么先舉鍾子儀投於水繼乃自朴皐投水擒么王韶傳附於王厚其載賜隴彬姓名在未棄二州之先外國傳及本紀所載乃在棄二州之後洪皓傳皓卒後一日秦檜死洪适傳則云檜死皓還道卒留從效傳張漢思陳洪進率兵劫從效遷東亭陳洪進傳則云從效卒洪進誣少子紹鑑以叛執送江南張說傳梁克家與張說議事不合求去克

家傳則不言張說夏國傳好水川之敗死者萬三百人任福傳則曰將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人本紀則曰諸將死者千四十人

宋史為賢者諱過

宋史倣漢書之例為賢者諱過如周必大之附曾覿不見本傳而附於曾傳中寇準之詆訐求進不見本傳而附於宗白傳及宦者周懷政傳中蔡襄張方平之傾蘇子美不見本傳而附於王拱辰傳中虞允文梁克家兩本傳甚賢而阿附外戚排擯直言則見於蔡幼學張栻

傳中

金主亮之死諸書不同

金主亮之死所書不一員興宗采石戰勝錄云諸酋射亮帳中已中三矢乃問是江南人自家人曰自家人亮曰我去年作些沒道理事今日饒我也由你不然早早快殺萬戶一人直入斬之江上煬王錄曰肖這巴與所親信樂家奴謀三更時伏萬弩於暗處使人喊南人劫寨家奴先盜其弓劍以燭引亮出諸人望燭明處萬弩齊發亮問劍所在曰恐人盜劍臣帶於身乃擲燭而逃

張棣正隆事迹記曰耶律勸農懼點其兵與直宿將毋  
母里哥謀乘亮未起射之亮疑本朝人愕然曰軍變披  
衣而前已爲謀克當鵠射仆於地乃執而縊之神麓記  
曰亮逼衆軍南渡勸農使契丹阿列等以十一月二十  
六日夜以御營諸軍弓箭持滿向內喧呼亮曰莫非南  
軍至乎王光道秉燭引亮出帳衆責之曰君虐民弑母  
神人共怒南朝何罪而必伐之亮問汝等殺我順南乎  
歸國乎皆言歸國遂射殺而焚其尸虞尙書采石斃亮  
記云亮采石不利退歸鎮江諸酋乙未夜詐作南軍劫

寨狀直趨亮寢曰我欲帳前白事親兵縱之入遂射亮  
亮問南家人乎我家人乎曰我家人亮曰我自知無道  
汝殺我亦當遂矢下如雨并殺其妃三人而來求和金  
史逆臣傳則云元宜王祥亂作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  
避之海陵曰走將焉往方取弓劍而箭仆地延安少尹  
等手刃之手足猶動指揮使大磐將兵來救王祥笑曰  
已無及矣乃取衣巾裹尸焚之

王安石不幸

王安石昏復之性不過思自立功名而不知其流毒之

遠禍宋室甚大罪浮於丁謂王欽若萬借所謂國家不  
患於有真小人而患於有偽君子然其遭逢不幸亦若  
有由於天者章惇蔡京借紹述之說排元祐諸賢勢不  
得不封安石爲舒王汪伯彥未第時開館於王氏秦檜  
當國專以王氏新經字說取士吳敏爲蔡氏所薦執政  
於靖康時故亦崇奉王氏俗謠有十不管之詞如不管  
砲石管安石不管蕭玉管舒王是也檜死削爵史彌遠  
追復其申王之封小人一線淵源絲毫不亂如此故陳  
公輔以安石學術之謬甚於政事如禁人讀史漢以子

雲馮道爲得聖人之時虛無荒謬有類王弼何晏啟五  
胡之禍然金人入汴訪韓魏公文潞公之子孫而燒毀  
王安石之書籍又何其是非之明白遠勝於宋之君臣  
欺

元赦書俚鄙

元英宗赦書云有四個大幹耳朶及軍馬達二國土扶  
立了兩人哥哥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等語皆侏  
僂土俗之語不知宋金華諸公何以不加修飾

建文遜國之疑未可全刪

建文出避一事錢虞山有十必無之辨朱竹垞有十三不足信之說似已論定矣獨黃石牧太史云虞山據史鑑乞吳文定寬所撰其曾祖彬墓表以駁致身錄因以駁從亡記謂鑑當成化間禁少弛尙何諱而沒其實而二書乃出於萬厯時決爲僞書按成化距永樂未五十五年未弛禁也鑑以處士而乞朝臣之文表其祖墓有觸礙者鑑或諱之實以削之猶夫虞山所謂僧溥洽讖詛長陵爲建文薙髮而楊士奇爲塔銘削而不書也又百有十餘年至神宗萬厯十二年始釋建文忠臣親戚

謫成者二十三年始詔復建文年號朝事附國史太祖本紀後而於諸書乃散出秦皇焚書漢至惠帝四年始除挾書律至武帝時而獻書始出亦曰皆僞也何不出於秦季漢初耶又嘗考列朝閏集載溥洽事引鄭曉言長陵聞洽讖詛薙髮事怒而囚之十年因道衍言得釋且曰遜國之事國史實錄削而不書觀洽公下獄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迹於益彰明較著無可疑矣秀水據實錄以盡廢諸書卽鐵氏二女詩錢謂沈愚朱謂范寬其援亦不一處公羊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傳疑則可

削之則不可

宇文虛中之死野史與宋史不符

金史宋史以宇文虛中之死為自取毫無褒詞然施德北窗炙輠云虛中作三詩有云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胸不汝忘紹興十五年謀挾淵聖南歸為人告變虛中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金主幾不能脫事不成而誅按兩史皆不載此事而但云以謗訕得罪然百口全死似必有他故不止謗訕也況淳熙初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愍開禧中又賜姓趙氏觀宋之尊崇如此則北窗

炙輠之言必非虛妄

羅願拜岳廟之事外集與正史不符

宋史羅汝楫作御史助秦檜劾岳飛後其子願知鄂州以父嫌不敢入岳廟然願願博雅作爾雅翼一書治鄂有善政一日者自念怨不及嗣過岳廟入拜竟死此事人皆疑武穆雖靈然未必如是之奇老羅鄂州小集載有元至大元年舊涇作鄂州傳引新安續志謂鄂州大旱願立日中精禱致疾而卒洪武二年王禕作小集後序亦云天旱禱雨得疾卒皆與宋史不傳



趙元昊之死筆談與宋史金史不符長編又與筆  
談不符

筆談言文千初生一子曰寧令受寧令者華言大王也  
其後又納沒臧訛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受  
文千寧令受溥殺之寧令受遂入元昊之室刺元昊未  
殊而走諸大佐沒臧訛斃討殺寧令受明日元昊死諒  
祚遂立宋史金史元昊傳中不載此事俱言元昊善終  
子諒嗣位而已長編則言元昊凡七娶生子以貌類他  
人殺之五娶爲野利氏生寧令哥而愛之爲娶沒移氏  
爲妻見其美自取之立爲新皇后寧令憤而行弑投刃  
未殊乃割其鼻云匿黃盧訛龐家爲訛龐家所誅元昊  
以鼻割死二三月諒祚始生蓋遺腹也

語錄非儒家言

龐蘊有語錄十二卷皆僧家禪師答問之語非儒家語  
也朱子弟千集師說爲語錄悞矣

道學傳亦非儒家言

馬樞有道學傳二十卷皆載列代神仙如列仙傳之流  
宋史作道學傳以尊程朱悞矣

宋史道學傳體例不一  
錢辛楣云宋史既傳為道學傳以尊朱子矣而朱子之  
何如劉彥冲劉致中胡原仲反不得與焉南軒與東萊  
俱為朱子友而獨進南軒點東萊輕氏弟子首稱游揚  
已澍而與叔獨不與焉以附出大防傳故也然不附于  
父而附于兄何也朱子斥人多矣而獨進黃幹等六人  
而蔡元定父子又擯之于道學之外何也

隨園隨筆卷之目錄

楊妃之死劉賓客詩與唐書通鑑不符

屈原沈湘之疑

韓壽通賈女金訛

崔免公治長災

義帝有漢高所統之元

漢高祖有母

武王未代殷

桀無寵妹喜事

舜有兄

趙高為趙報仇

盤庚改國號之疑

蔡邕無子之訛

戰國負金好博

湯亦禪讓

妲己非名

射潮不始於錢鏐

海運不始於元

長城不始於始皇

迎佛不始於明帝

用笏不始於宇文

徒品官不始於宇文

九品官不始於曹魏

郡縣不始於秦

漕粟不始於蕭傳

輿圖不始於東漢

青苗錢不始於于

碑補史所不及

漢碑好稱政官

隸釋不解分子二字

碑志子婦

碑牒子孫次第於左

東漢文起六朝制製之斬

百石卒史子為百戶卒吏

佩龜不始於唐

先靈

漢碑太濫

家廟碑無用韻奇

碑多奇字

柳敏碑銘無韻之寬

韓仲良碑

神道碑多諱

雀鷺鶯禱

以國號為字

夏承碑有二本

古無落式忌諱

文不入墓者宜用表

宋法寬嚴不當

東漢服制重輕不倫

古法太嚴

漢武光武用心之殊

心學之謬

小人詐善

小人誣善未最多

小人貌陋

武侯用民之寬

荆公新法之拙

差役終以溫公為是

機緣

今人所不為而古之大一

兩岐語自佳

通財之難

進一層語亦佳

妄詆古人

進元兩世同一號

一時兩徽宗

易世仍稱舊號

年號雷同

論因諱收

志書

鬻及第物從良

天下一歲死宋事人

元輕樓人

漢大臣臨最重

物極必反

鰥寡孤獨解

頂赤生天

宋人好以怨報德

習俗移人

書中序事可疑

已甚受誣

宋儒習氣語

王自傳不得體

好博

不用史宋先不如元

補

崔浩禍不因作史

符生並不好殺

史遷禍因作史

漢高非有功不侯不盡

立子役母魏法不盡然

宋罷潘鎮不盡然

隋園隨筆卷六

錢唐京枚子才著

仁和部希晉編校

楊妃之死劉賓客詩與唐書通鑑不符

楊妃縊死新舊唐書通鑑皆無異詞惟劉禹錫馬嵬詩

云貴人飲不脛條忽舜英暮似貴妃之死乃飲金屑非

縊也又云平生服杏丹亦他書所不載

屈原沉湘之疑

黃石牧太史云屈子未必沉水死也其文曰吾將從彭

咸之所居之曰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寧赴湘流葬於

江魚之腹中皆憤怨之寓言非實事也太史公因賈生  
一弔遂信爲真不知宋玉親受業其門而招惠之作上  
天下地東西南北無所不招而燭不及於水何耶惟亂  
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蒐兮歸來哀江南則其言終於  
汨羅可知也若楚詞註謂招竟作於屈平生時則豫凶  
非亂宋玉不應詛其師矣

舜有兄

越絕書舜兄狂弟傲尸子舜事親養兄爲天下法是舜  
有兄也惜妹名顛首而兄名無老以醴公爲湖北學政

試秀才象日以殺舜爲事題一生中比云象不特殺之  
於水於火而且於酒也悶卷者譁然以爲妄夏公曰勿  
怪慮有出處且觀對比若何其對云舜雖不得於其父  
其母而幸得於其妹也夏曰妹名顛首吾曾見之祖君  
彥檄煬帝文然則殺舜於酒必有典不可抹也後以經  
史方知出列女傳

韓壽通賈女之訛

漢晉春秋載與韓壽通者乃陳寤女非賈充女也壽未  
娶而女亡乃別婚賈氏晉書賈充傳直言充女似惡充

而揚其惡也然騫文事亦誣因騫從弟雉與其子忿爭  
遂誣加騫女穢行耳

趙高為趙報仇

古逸史載起高為趙之公子抱忠義之性自宮而隱秦  
宮中為趙報仇張良大家時即避高家故得免難拾遺  
記以高為有神仙術子嬰莫之七日不死想以其能亡  
秦故史多宥而賢之歟

雀免公治長災

唐沈佺期詩曰不如黃雀語能免治長災後註云俗傳

治長知鳥語魯君不信繫之獄未幾雀復飛鳴曰齊人  
出師侵我疆如其言果然方釋之

盤庚改國號之疑

史遷作殷本紀而漢儒有盤庚改國號為殷之說案商  
書盤庚三篇數稱新邑並不稱殷三傳至武丁作說命  
高宗彤日武王泰誓三篇俱不稱殷惟商頌祀高將商  
宅殷土連說一指代一指地也戰國魏都梁稱梁王韓  
都鄭稱鄭王先王都蜀稱蜀也旨他人因都從稱之詞  
者之士不改國號為梁韓不改國號為鄭先王不改國

號爲蜀也詩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事全一劍

義帝有漢高所弑之說

盧行儻病夢青衣人引至一宮殿處方悟前身故是英  
布項王誅究於天云高帝陰使布弑義帝嫁名於羽以  
興問罪之師天帝召布後身以質之且曰布反漢時馳  
檄表明其事而漢書史記皆削去之見王九成野錄

蔡邕無子之說

晉書羊祜爲蔡雍外甥以爵讓其舅子蔡襲蔡充別傳  
邕者之孫也司徒謨爲充之子是中郎未嘗無後

漢高祖有母

陸士龍高祖功臣頌曰侯公伏軾皇媼昭像似昭靈夫  
人乃在歸者按漢書高祖五年已追尊昭靈夫人矣後  
十年又書太上皇后崩李奇云大公後妻也

戰國黃金好博

左傳小人行賄皆用幣用璧不用金也行賄至戰國而  
用金亦貪利至戰國而愈巧矣蘇子得東西周兩國之  
金而說下水轟政因進百金爲母壽而爲人東仇綦掛  
次以四十金之贏而贈温園鄭朝請以三十金復取趙



之祭地馮睢請金三十金縱反問以殺官端而得三千  
金而天下之士閉頡弱請王資臣萬金以國爲重張儀  
得金千斤而夸蘇補公孫衍請魏王與百里八間齊趙  
之約胡衍取金於澠以自重於衛樗里子金兩三百金  
樗下先生以百金而爲衛客說衛王益金之爲物不事  
承筐便於不帶皆也其他稱博者凡三四見既貪且博  
風俗之無賴皆春秋時所未有也

### 武王未代殷

李穆堂曰武王未嘗代殷也成湯放桀未嘗立夏後蓋

質取而代之故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若武王伐紂  
紂自焚死卽立武庚爲殷後三監將以輔之非制之也  
武王猶退居於鎬武王既沒管叔以武庚叛然后誅其  
君立微子以備三恪故尙書百篇序曰祗有微子之命  
別無封武庚之文多士之文曰用告商王士是以武庚  
爲商王也又曰非我小國取弋殷命是仍安侯也考書  
序稱湯既黜夏命而周書序之自泰誓收誓武成凡在  
武王之世者俱無黜殷之文至於大誥然後稱武王崩  
三監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其序周官曰成王既黜殷

命是殷命至成王始黜也凡封先代之後必別立國名  
故黃帝後曰釁唐後曰祝虞後曰陳夏後曰杞而武庚  
獨仍殷號以其為天子也至微子受封則曰宋不曰殷  
矣武庚本名祿父而武庚則其為天子之號也殷臣子  
自祖已外無以天干為名者凡以干名為號者若後世  
之紀元皆天子也惟武庚實為天子故謝蓋山上劉忠  
齋丞相書後一殷云也五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  
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  
降為上公也意與穆堂同

湯亦禪讓

蘇子由古史以湯為禪蓋本尚書大傳也尚書大傳曰  
湯居中野士民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十里止於  
不齊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又  
往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乃與五百人  
俱去其迹頗類禪讓矣黃東發乃云桀不朝商至六百  
年後始朝周不過因周書有巢伯來朝之語而附會之  
桀無寵妹喜事

史冊皆言桀嬖妹喜按竹書紀年云桀夢岷山二女而

棄其元妃妹喜於洛遂以夏亡與正史不合似妹喜是  
桀之后而罷者非喜也

妲己非名

妲己號也已者干支甲乙之稱稱已當是妲位第六人  
耳見匡謬正俗

射潮不始於錢鏐

索勛至樓蘭屯甲水漫斷堤勛恣厲聲鳴鼓且戰且射  
水爲之不見水經注

海運不始於元

生詩雲此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曰吳門持粟鬪泛海  
凌蓬萊海運唐亦有之不始於元

長城不始於始皇

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年書紀年梁  
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蘇秦說魏襄王  
曰魏西有長築不始於始皇也

迎佛不始於明帝

通鑑以迎佛始於漢明按帝王世紀秦時西域沙門音  
利房聘秦始皇囚之竟飛去漢書武帝得西域祭天金

人留甘泉拜禮皆佛之先聲續大事紀以漢哀帝元壽  
元年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弟子奏景浮圖經為佛人中  
國之始拾遺詛尸羅朝王穆王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  
虎則更在前矣

用芻不始於宇文

通考以入朝用芻始於宇文按玉藻有史進象多書象  
對命之文似乎其來已久

從品官不始於宇文

通典以從品官始於宇文按深官志有二千石比二千

石之文所云比者即從品之義

九品官不始於曹魏

通考以九品官始於曹魏按國語曰外官不過九品周  
禮有七命九命之文是數極於九自古已然官定九品  
非曹魏所創也古卿有上中下大夫士亦上中下合而  
計之共九品乎

郡縣不始於秦

左氏鄭伯請於楚莊王曰其俘諸江南勇於九縣趙簡  
子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遠啓疆曰其餘四十縣

長散四十大抵春秋時大國滅小國皆私置為郡縣不待始皇兼并後也

漕粟不始於蕭何

國策張儀說魏三粟狼漕庾不下十萬為漕字初見史亂秦攻匈奴飛芻挽粟起於黃腫琅邪轉輸河北塗三十鍾而致一石是漕粟不始於蕭何也

與圖不始於東漢

孔頴達疏周禮以為司空郡國地圖始於東漢按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奏與地圖請所立國名依周大司徒建

邦之土地之圖立齊無廣陵諸郡是與圖漢武時已有故淮南王諫伐越曰按其圖不遇寸許後光武亦披輿圖相示鄧禹

青苗錢不始于王安石

得唐書代宗可泰二年稅青苗地披十一月詔青苗地頭錢據苗子多少三分貢一隨處糶貸苗輕貨以迭上春納青苗錢於庫新書大歷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月志不及秋方苗青刈征之號青苗錢此青苗之始也至宋李參為淮南轉運使令民自度麥粟之

歲先貨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鉅數年廩有餘糧  
安石知鄆縣而行之頗有成效後又引周官泉府輸  
息二十而五之說一歲之中兩輸息錢遂至青流天下  
碑補史所不及

碑倖補史之所不及者如孫叔敖名饒歐公以為非碑  
則人不知史釋土雉于為溫令而碑云為河內令令外  
有上谷府卿說其縣卿之官河南尹下有循行一百三  
十人通勾左鄉有秋池陽左鄉有秋云云華山廟碑漢  
武封禪有存仙殿望仙門皆漢書所不載邯鄲淳陳示

方碑以何進薦拜五官郎中而范曄作傳以為董阜入  
洛執家拜為此官宋廣平碑稱安西都護趙含章賄事  
發竟薄上獨無公名公奏明皇曰趙賄偶不及臣門非  
不受也此事唐書本傳所不載盧懷慎碑言懷慎本名  
德慎卒於開元四年而新書乃稱臨卒語宋璟以上享  
國日久之語年年代不符太宗功臣史稱圖形凌烟而  
何閭元王孝恭碑言圖形最武閣他若柳敏孝廉韓仁  
循吏史所遺多矣

漢碑好稱故官

漢人好稱其故官如孔彪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或博陵太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魯君碑校官碑額曰銘又曰誅前有誅後又有序宜爲元美所非

隸釋不解分子二字

洪氏慈釋稱先和紀年稱分子者六十八人景君碑有鳴嗚不鳴分子遺養之語分子二字未詳余按三國志彭羨與魏明書云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註羨言劉王分見子之恩施之於已故其書後云負我慈父罪有

白死云云想分子之名是東漢人序恩通用語

碑志子婦

古碑志女志婿不志子婦惟元歐陽元撰叅知政事許有王牌并志子婦

碑牒子孫次第於左

余嘗苦志人子女婚宦太繁閱金石志見宗愨母夫人墓志末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各位婚宦如左殊覺簡便可爲後法

東漢文起六朝割裂之漸

東漢碑文起六朝割裂之漸韓勅修孔子廟碑霜月之  
靈皇極之日當是九月五日唐君頌曰五六六七訓道  
若神是用曾黜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棠邑費鳳  
碑罪五五者言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樊敏碑遭離母  
憂一斷仁亦卽此義孔彪碑可以託六則歇後語非  
止算博士矣梁元帝法寶聯璧序云相兼二八將兼四  
七唐馬總鄆州刺史廳記與二侔大與三並耀風俗通  
道以三典德以五感蕭子榮日出東南隅云三六前年  
暮四五今年朝李嗣夫人碑壽十二分九九期韓昌黎

送窮文滿十去五在七除二白香山祭李侍郎文三心  
六眼同一泫然皆濫觴於此班孟堅幽通賦妣聆呱而  
効石許相理而鞠條王逸九思賦管束縛兮桎梏百質  
易兮傳鬻皆割裂古姓名韓文公烏氏廟碑有從戰捺  
祿走可突干等祿者祿山也可者已泠也亦是效尤之  
病曹成王碑連用嘜剝鞣鑿掀撇掇筭等字方密之以  
爲捃摭廣韻英雄欺人至於南城聯句蔓涎角出縮樹  
啄頭敲鏗猶有類蛙翻白出瀾之嘲矣不可爲訓

百石卒史誤爲百戶卒吏



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杜佑通典誤爲百戶吏卒今卒史碑誤爲百戶碑矣黃霸傳稱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祿之多寡不同也

### 佩龜不始於唐

朝野僉載言紫金魚袋所以置通門籍之符武后改爲龜尊元武之義然考尹宙碑云龜銀之胄奕世載勛謝康樂詩有解龜牽絲之語然則金龜之佩不自唐始矣先靈

王稚子碑稱漢故先靈侍御史先靈之稱亦奇

### 漢碑太濫

漢碑太濫宜有晉人之禁如胡廣陳實各有三碑袁滿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一碑已屬不倫逢同碑年才十二乃有門生孫理王升等十有三人

### 家廟碑銘詞用韻奇

顏魯公作子儀家廟碑銘詞兩句一韻至四句一束第五句別用十二侵韻到底不知何倣歐陽圭齋作碑銘一句用東韻一句用江韻亦奇

碑多奇字

李北海岳麓寺碑飛作飛漢碑瑚璉作胡輦

柳敏碑銘通韻之寬

柳敏哀詞用韻者八而兼有今之冬江陽庚青蓋本史記龜策傳之例後人謂江陽必不可通者悞也柳君卒於本初元年後二十三年同歲生趙臺來作縣令念舊特立此石想見古人友誼

韓仲良碑

余得一碑爲王行滿所書字迹並未剝落而獨於書姓名處有斧斤斲削之形漫不可考幸有祖褒仕於魏周云云得知其祖爲韓褒後周書有傳云褒卒子繼伯嗣爵宰相世系表云紹字繼伯是也因紹考之方知爲高宗相韓瑗之父仲良之碑仲良唐書無傳惟瑗傳前云父仲良武德初興定律令終刑部尙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後瑗爭王皇后之廢許敬宗等誣以不道至於削爵籍家子孫流竄所以碑亦斲削其姓名是不可不爲之祥考而發明之也

神道碑多諱

程琳欲買張遜之宅使張遜乳母入宮見太后用御寶許售而後買之卒以致敗歐公碑中諱而不言琳獻武后臨朝圖亦不載也

崔鶯鶯碑

相傳唐故河南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誌銘即鶯鶯也按志云夫人諱績號尊德並無雙文鶯鶯等名可疑者內書年十有一歸於范陽盧公崔故大家不應十一歲即以出嫁拜時為六朝亂離之禮養媳為後世村野之禮何以崔盧望族亦復為之豈撰銘者有所諱飾而云

然歟

以國號為字

梁師亮墓志君字永徽永徽唐高宗年號也古人絕無避忌猶之袁紹字本初本初漢質帝年號也

夏承碑有三本

漢夏承碑在永年縣漳州書院二門外凡有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間治河得於土中者一本也金薤琳瑯云江陰徐公擴得舊刻雙鈎其字以惠余舊缺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以勤約二字為紹字者二本也嘉靖

間郡守唐瞻取摹本臨石置亭中又一本也

古無格式忌諱

魯峻碑事帝則忠帝字平寫唐中嶽嵩陽寺碑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闕余因而類推之尚書三后協心臣亦稱后左氏季武子追而與之璽書大夫亦稱璽書列子季梁大漸士病亦稱大漸緇衣稱葉公之顧命少牢饋食禮尸祝曰受祿于天眉壽萬年漢書韋元成傳使家丞稱大行以元成爲後樓護傳稱將軍至尊曹操祭祭元稱乃心陵墓史記臨卽令日往朝相如後漢書任延

臨龍邱其之喪三日不朝劉寵傳山谷鄙生不識郡朝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以堯稱其臣鼂錯父謂錯曰吾不忍見公及禍以公稱其子顏延之過顏竣之鹵簿以鹵簿稱其子霍光傳鷓鴣殿上黃霸傳長史一輩先下殿張敞傳孝子貞夫先上殿皆人臣之殿也鄭朋奏記於蕭望之田蚡奏狗馬以百數桓譚奏書於董賢龐參奏書於鄧騭皆屬下之奏也樊噲見淮陽侯稱臣樊于期見荆軻稱臣史記漢書諸王世子稱太子王夫人稱后丙吉趙廣漢傳教令稱勅馬援傳李固傳屬吏呼萬

歲潘岳閒居賦亦云稱萬壽以獻觴其實萬歲二字始見於呂覽之宋康王國策之孟嘗君非至漢武之高呼而始有此稱也新序梁君出獄聞公孫襲之言援其手上車入廟自呼萬歲則又萬歲之自呼者也張詠在益州軍人欲擁立之忽呼萬歲詠下車北面亦呼萬歲此又以呼萬歲作權變者也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晉武詔曰山太常尙居諒闇孫綽序云敢冒諒闇之譏孔宙碑有禹湯罪已之詞郭輔妻碑有娥娥三妃行追太妃之語濟陽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藁長碑曰無爲

而治蕩蕩有功固以曹暭事郡將而曰犯顏謗造騰詭詞武都以太守作頌而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成陽碑以功曹送別而曰君臣流涕皆古人絕無避忌之証然漢書王子侯表見利侯劉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而誅吳良却臨淄太守之觴以椽王望稱萬歲而呵之韓稜議迎大將軍竇憲之禮曰人臣無稱萬歲之制蓋立法漸嚴可以觀世變矣

文不入墓者宜用表碣

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於幽室南豐

所寄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嘗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於廟或存於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衛孔聖之鼎銘晉魏顛之景鐘銘銘之於彝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顏魯公家廟碑銘之於碑石是皆所以納於廟者也於墓誌無與其存於墓者埋諸壙中則有若葬銘埋文墓誌銘輓文墳記壙記之屬立諸神道則有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阡表之屬其名兩不相假未有墓誌而立石壙外者惟南史裴子野傳載一事此當

時藩王破常例重疊爲之耳傳云子野之葬湘東王爲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埋於羨道非其正也故碑碣與表葬後可刊而誌銘必先期而作具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則書石以誌旣葬刊文卽不復追納之於壙若昌黎誌李元賓墓之類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蓋亦有之若所作墓銘距葬時實遠幽室不得用其文但宜施於表碣顯刻墓前不當名之爲誌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

碑四品以下墓表黃梨洲謂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惟品官得立與唐命不殊則刊石固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亂碣身高廣之度古碣高四尺會典所載圓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濶二尺二寸

宋法寬嚴不當

人但知宋法過寬而不知亦有過嚴者王繼勛食婢百

餘在太祖時不發覺韓續褻鐵杖杖殺無罪人罪止降官王侁爭功陷楊業於死罪止除名儂智高反連破十餘州其守吏之逃者俱不加罪晁仲約守高郵以酒食犒賊軍范希文猶欲官之登州婦人謀殺其夫至於兩府不能定案勅下復收温公力爭猶不能決此寬之可笑者也王沂公以買皇后舊宅家未遷而昇工門外罷官歐公以夫人奩具置田被劾罷官蘓子美以賣紙錢一醉終身廢棄熙寧間作詩者杖一百淳化三年詔犯賭博者斬真宗禁銷金飾有髻如服之卽度爲道士食貨

志民持私酒至京城過五斗者死建隆元年私煮鹽至  
十斤者死此嚴之可笑者也歐公作江隣畿墓志稱翰  
林學士劉筠無後官沒其貲隣畿爲請立後云云儲同  
人以爲士大夫無子者官入其家財此宋法也按程迥  
傳秦興楊大烈有田十畝死而妻存或訟其非正室官  
遂沒入其貲且追其十年所入之租何刻簿乃爾大抵  
宋最患貧故預借民間稅至預征六七年後者見真德  
秀傳

東漢服制重輕不倫

金石存載漢北海相景君碑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二人  
肅宗朝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  
身爲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遂聽以待中行服元初間  
三年之喪故吏門生得行於長者而人子反不能得之  
於父母耶又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繁楊令楊  
君以叔父薨去官邵陽令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官譙元  
以弟服去官陳重以姊喪去官非三年喪何以反聽其  
越禮而過情也他如費鳳之故吏衰麻扶杖魏元應之  
故吏萬里衰裳其時服制重其所輕輕其所重殊不可



解

古法太嚴

唐法食鯉魚者杖一百官齋日遊僧舍者有禁禁火日民間以雞毛插灰焦者死見五雜俎後唐長興四年私鹽三斤以上買賣人各杖四十見會要淳化四年詔犯賭博者斬開寶三年詔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明法賊至十六兩者剝皮見法傳錄

漢武光武用心之殊

漢武受隆慮公主錢千萬許為其子昭平君贖死罪及

公主卒昭平君殺王傅帝以為法不可壞仍罰之光武視趙孝王病王求赦孝子春罪帝不許及孝王薨帝心念孝王不忍乃寬子春之罪一則取其錢而陷人於死一則執法於前而原情於後二帝之賢不賢見矣

心孝之謬

褚哀之敗於代陂也慕容垂之敗於恭舍坡也唐太宗之敗於高麗也韓翊之敗於好水川也皆過其地聞其哭有哀於恂過之心意惟張浚敗於符離殺人三十萬而猶睡如故且子南軒稱家父有心孝故能寂然不

勅以此夸人也馬 臣希哲講王靜之空肩堊通某煥興  
夫墜水死而在川不問皆非傷人不問馬之義李文靖  
不肯治花下檻日豈以此動吾一念朱子在南安夜聞  
鐘声自覺此心便把捉不在凡此皆禪孝非聖孝也善  
乎周容之言也唐人儒是儒釋是釋宋人儒亦釋釋亦  
儒  
小人詭善 善之義一限距其外而內人欲  
姪孟者温公也温公程子所許九分人也聖人之次也  
余隱之作尊有而駭温公然朱子與劉洪乎心謂其貪

預宋家產業令陳吳二婦作狀告府其部序至是予因  
歷數古人之詐善如公孫宏之脫粟布被起面子精廉  
強力張湯之家產不之三百金充之効公王繫太子  
家令郵都不肯救以死殺仲堪之收葬流棺飯洛必啖  
趙禹絕知交負客之請盧杞惡衣惡食放官豕于席  
預一生不草書曰細禮不謹況大乎乃奏安祿山公正  
無私余中大塚兌郎有傷風化請革除之而卒以証販  
李輔國子証俱焚香祀佛謂君沙門章淳為相鄉親無  
一美官褚淵壁桓山陰公至以死自誓秦檜崇儉減堂

食四十石實懷負身為國參而家徒五斗米

小人誣善宋最多

魏泰造碧雲賦言范希文少孤貧受恩於范仲尹貴後絕無振卹任其飢寒朱勝非秀水閒則鎮曰李綱蔡攸黨也張浚黃潛善黨也綱南遷百計求復用富於財以之結中外軍民公關請川綱乃陳公輔為之號召趙鼎痛失身於德楚無人肯薦而張浚薦之趙鼎中興遺史言虞允文采石之一戰要君臣貴如所奏金兵死者二千七百人一紀文而五十八十士船如何有此數允文坐

峨眉臺見金兵出江戰栗不止徐夢莘北盟會編直書鄂州軍統制張憲為亂王貴執之送樞密府又言飛在鄧陵回軍在一村寺與張憲董先同坐忽大聲曰天下事竟何如眾不對惟憲曰太尉處置耳後王浚告此言秦檜命董先入獄証之飛不肯承反字乃侯萬曰相公卽不反何以天竺題詩曰寒門富貴在何時飛不能答又云韓世忠在楚州遣人致意岳宣州云宣州有結髮妻現在嫁一擁押官可差人來取飛報曰渡河時以妻侍老母不料其兩經改嫁也乃貽錢五百貫凡如此類

皆惡飛者并其閨閫而誣之胡紘劾朱子奉母糲飯母  
食於他家見好飯而大驚令二尼畜髮作男子裝隨任  
貧某學宮風水爲宅而擅移聖像於他所子婦不夫而  
孕云云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御史黃萬石造龍溪友  
議一書印刷萬本云文文山匿先人本生母之喪文山  
因之落職公訴稱本生母改適劉氏自有劉氏主喪本  
生父有心喪亦只應解官而不服衰疏見文集予於乾  
隆十九年秋蘇州骨董店中購得此疏草稿行楷襍書  
筆力清勁

### 小人貌陋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然小人貌醜史傳頗多如豎牛深  
目而猥啄孟軻不良而弱行越椒蠹目而豺聲王莽頭  
秃高肇身曲侯景脚踏甘卓盼刀梁冀瞋視殷仲堪缺  
唇王叔文莖陋祖珽目盲侯思止口吃盧杞面藍吉溫  
一見而明皇知爲不良鄭注不能遠視褚淵白眼張彥  
澤黃睛諸葛殷風疽遍體李元平渺小無鬚王欽若短  
小頸上生癰號稱瘦相惟李先有才無貌號錯安頭見  
宋史

宋武侯用民之寬

蜀大矣而孔明只籍兵十二萬用八萬留四萬替代故民愛之蘇秦曰臨淄七萬戶每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兵是盡用之也曹操謂崔琰曰昨家戶籍可得三十萬兵是亦大州也是一州而訓三十萬人矣韓魏公刺義勇溫公云公云永不成邊溫公云公將不能自信魏公云何待琦之簿也而公去十年義勇皆沿邊運糧矣

荆公新法之拙

桑劉之平準均輸大抵括收天下之物而買賣之卜式所謂令吏坐市販物也故不刑一人不多一官不加賦而財足惟於國家體制不雅陰侵商販之利制輕重之權故君子猶憎之至於荆公則先結保而後貨或金銀爲抵又貿遷貨物又追呼比徵是數者桑劉未嘗爲之然熙寧五年出內藏錢一百八十七萬至九年而得息錢只一百三十萬民怨沸騰又商賈遠遁以避指揮之押買故都門稅缺使桑孔有知亦當含笑於地下差役終以溫公爲是

溫公欲復差役東坡力爭欲仍行僱役人皆是東坡而非溫公不知僱役便在一時差役利在萬世古人力役之征輪流受差役與農不分也役無定人出必輪直故無盤踞把持之弊詩曰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卽四十專城居府史胥徒皆由里選同升於朝以故皆讀書行義之人頗知自重自僱役行而役與農分吏與士分畧知自愛者必恥爲吏吏與役又復有缺有窩世濟其奸葉水心稱後世爲公人世界顧寧人謂後世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皆差役不行之故也東坡所爭

不過一時苟且之計惜溫公口呐不能曉切難之

機緣

凡事成敗總有機緣非人力所可強陳餘救張耳使張鷹陳澤先嘗秦軍皆歿餘以爲耳殺之也遂至凶終光武曰吾與隗囂事將不諧使來見殺賜物道亡果以反敗若河西之竇融帝方遣使招之而融使適至遂至全家富貴與國終始王僧辨迎立貞陽大非霸先之意忽壽春悞報齊師大至乃使霸先起兵禦之霸先遂襲京口以致僧辨倉猝無備其悞報者並非霸先之間諜也

侯景從壽春起兵攻溧陽慮王質巡江之梗遣人往江  
口折樹枝報信及至江口而質已內召爲丹陽尹矣童  
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兵所載青絲卽朝廷所給之  
青布也殷仲堪約王恭起兵正津邏嚴急時故以書納  
箭幹合鎬漆之恭發書而絹文角戾疑爲庾楷所僞遂  
先期起兵以致大敗或譖王晏郊天行逆齊高宗有勅  
停行徐孝嗣奉旨不行而晏勸行不已遂以寃誅裴仙  
先聞武后盡誅流人故奔於胡北庭都護獲而奏之適  
武后以爲流人死盡矣放書方下遂以獲免開元間拜

詹事劉幽求流封州崔湜使廣州都督殺之桂州都督  
王峻匿而不與利貞移牒索之牒未至而明皇登極幽  
求作相朱全忠以驛書下龐師古使按誅朱友裕而書  
悞投於友裕遂獲免梁武帝正月乙卯夢中原混一而  
侯景遣丁和奉表稱定計之日亦正月乙卯也徐知誥  
不爲諸弟所容徐溫遣知詢奉表勸吳王稱帝知誥亦  
草表求領洪州節度使此奏曰欲上而溫夕薨知誥遂  
專吳國之政李業欲殺史宏肇閩晉卿知之往史家告  
之史以他故辭不見遂見誅于崇元殿而郭威知其謀

遂以獲免呂溫不與王叔文之禍以出使吐蕃故也崔  
橫不與崔浩之禍以同宗不睦故也元史行臺幽張柔  
於土室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明日將殺之赤台  
忽暴死柔乃得免宋史劉器之貶梅州蔡京必置之死  
命判官某往殺之判官疾行未至二十里忽然嘔血而亡  
器之自知不免已寫遺囑付其奴而竟得免王雲送康  
王到金過磁州州民留王而殺雲發雲笥得烏繩巾蓋  
雲以獲頭風者而民得之以爲金謀也遂誅之康王得  
留宋太祖斬侯莫利用已降旨又悔乃命乘馬追之至

新安天雨馬仆換馬追至而利用已死孟后得免金虜  
以廢居瑤華宮宮又被災遷居孟后故也王涯之從弟  
沐以方得幸而腰斬舒元興之族姪守謙以忽見憎而  
免誅漢黨人死盡無存而亡命之張儉獨存建安時徵  
爲衛尉壽八十四其爲藏儉而死者無算靖康用事之  
臣惡李綱不至和議故使救太原明知太原之不可救  
也然綱以在外故得免於北遷宋史陳洪進在南唐爲  
清源節度留後張漢思病其專大亨將士伏甲害之酒  
乍行地大震屋宇將傾衆悸而走洪進得免後知其謀



遂囚漢思取其印而歸宋金主亮南侵遼陽已立葛王  
褒亮得報驚曰此子福過我我欲平江南改元大定取  
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定之句豫書於冊今葛王乃暗合  
乎出其冊果然葛王卽世宗也至元十一年世祖伐宋  
聞屢勝而喜謂侍臣曰朕兵已到江南宋君臣必畏恐  
若遣使議和必多增歲幣特勅伯顏按兵命禮部尙書  
廉希賢等使於宋希賢求兵護送伯顏曰不可以兵往  
彼必生疑則和議不成矣希賢堅請乃與五百人至獨  
松關宋安撫司張濡大驚以爲兵至卽率衆掩擊盡殺

之從此世祖大怒從令進兵而希賢亦以劊死見輟耕  
錄宋曹翰攻江州三年始克太宗嘉其盡節詔克城之  
日其拒命者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得渡  
風息而渡翰已屠城一日矣唐吏部尙書張嘉福奉使  
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使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  
行一驛比至已斬訖金主亮殺謀里也子孫有幼子阿  
虎里使者不忍見其面以衾覆而縊之適當其頸不得  
死去被再縊之而海陵赦書到矣遂免後世宗立乃封  
王宋有鄭棫者作南園記獻韓侂胄韓重放翁之作故

將鄭碑埋之韓敗鄭乃得免

今人所不爲而古之大賢爲之

陸象山言范文正公丁母憂受晏公之聘掌教河南又至京師上書言事皆今人所不爲而古之大賢爲之余按邵康節宅券用溫公戶名田券用富公戶名此事若在今人必以爲托足權門矣潘尙書與陳了翁之父借妾生子使在今人以爲瀆亂名教矣

兩岐語自佳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此是正論然亦有兩岐語頗可愛者世說郭林宗與文生二人入市文生見物必買子許見物不買或問林宗二人孰是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明太祖殺人太子救之太祖問袁凱曰朕與太子孰是凱奏陛下法之正太子心之慈五代史李濤薦扈載於李穀穀嫌其命薄濤曰相公有造命之權何必嫌載命薄已而載果亡人以穀能知人濤能薦士或問殺羊于元圭大師救者是乎不救者是乎大師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李林甫問大覺禪師曰肉當食耶不當食耶禪師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

隋書卷六  
福唐缺史載中書舍人路群之高談給事中盧宏正之  
富貴而雪中相過二人所服不同而兩意相忘相好特  
甚時人兩美之

通財之難

漢書宗室劉德財過百萬乃振弟昆當時以爲美談可  
見爾時有雖過百萬而不振弟昆者鄭當時以好客聞  
至於置驛以通天下之賢者而饋遺人不過篋器食白  
虎通言朋友之道有四而通財不與焉東漢黨人中號  
八厨者言能以財濟人自當在三君八顧中矣

進一層語亦佳

唐語林有當死者以錢五萬乞張延賞減死爲徒張不  
可已而許增十萬張允之人疑張貪問其故張曰有錢  
十萬可以通神彼有罪之人我允其請雖減死罪猶與  
之徒尙可戒惡若彼以其重賄別通他路或竟全行赦  
免則彼之爲惡豈不更甚耶葉文莊公莊公家居時有  
惡隣酗酒罵之公不與校人服其量已而其人以毆殺  
人故將棄市公聞之愀然曰此我陷之死也使當時我  
因其無禮送官究治加以薄責安知小懲大戒不是小

人之福因我博大度之名犯而不校彼見罵尙書可以無罪又何所畏而不毆死人耶宋史胡穎毀淫祠告楊允恭曰吾夜坐此察之影響俱無楊曰公以爲無則竟無矣又從而察之是又疑其有也尹師魯向友言思退官其人曰不如進退兩忘程伊川在舟中遇風不懼曰心存誠敬故耳一老翁曰存誠敬不如無心

妄詆古人

常笑李飛痛詆元白以爲淫詞褻冶乃名教罪人嚴有翼痛詆東坡摘其悞以惹爲甚以長桑君爲倉公以摸

金校尉爲摸金中即然千載以來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知有東坡不知有嚴有翼蘇子由笑先主據蜀非地用孔明非將才不知先主捨蜀之外無地可處所用之將關張馬趙並不曾用孔明爲將也輟耕錄載俞文豹責武侯忠於昭烈不忠於漢比之劉盆子龍泉葉氏習學記比之公孫述唐薛能吟詩笑其才簿蚍蜉何足與校然呂溫此輩作記訾其昧義張南軒亦責諸葛瞻有罪無功不早引退不知諸葛一家與國同休戚者豈可引退而南軒濫受章服被胡忠簡兩次繳還勅書竟恬

然不知引避何耶陳同甫以武庚爲忠臣孝子是以大禹武王爲逆子亂臣也杜少陵獻三大禮賦表有天生良輔四字王阮亭以爲其時楊國忠當朝而甫以良佐稱之可謂無恥魏叔子以謝枋得却聘書引夷齊不食周粟是以紂方宋王不可爲忠臣王崑繩以謝安淝水之役不動聲色因符堅有許其作吏部尙書之語故爾夷然僥幸成功似此種吹毛之論令人氣憤昔少皞氏有不才子曰窮奇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其斯之謂歟

建元兩世同一號

唐高宗咸亨之後曰上元肅宗乾元之後亦號上元元世祖中統之後曰至元順帝元統之後亦曰至元

一時兩徽宗

金史世紀載景宣皇帝廟號徽宗是與宋徽宗同號也

易世仍稱舊號

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天祐李克用仍稱天復五年而哀宗亦稱天祐梁太祖崩於乾化二年而明年末帝復乾化三年晉高帝建號天福至重貴已改開運矣而後漢高祖仍稱天福至於高祖隱帝俱稱乾祐周祖世宗

恭帝俱稱顯德大抵五代之際樂於因循

年號雷同

年號雷同者建武有七中興有六建元有六建平有八  
天成有六永和有五應天有五太平有五建興有四建  
初正始俱有四建始天祐乾德光天天興天正俱有三  
其餘元康元和中元永和貞觀天寶俱有二又指不勝  
屈矣總因偏霸僭竊之國多故也

諡因諱改

唐代宗卽世宗宋真宗卽元宗皆因諱而改也臣下亦

有然者丞相史嵩之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簡學士蔡  
抗卒諡文簡以犯祖諱諡文肅

志書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似乎志書所  
自起然古人稱志甚多而皆非若今之府志縣志也左  
氏狼曠曰周志有之季文子稱史佚之志鄭子皮稱仲  
虺之志此不過記言記事之書卽孟子所謂於傳有之  
之傳耳班固漢書有地理志溝洫志爲史中一體與表  
傳分刻此則今郡縣志書之濫觴

鬻及第鬻從良

金史食貨志言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甚至丁  
憂者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

天下一歲死罪三人

唐元宗斷天下死罪一歲三人先儒笑其粉飾元史成  
宗本紀斷天下死罪三人後帝臨朝死罪多者亦不過  
二三十人雖其粉飾可笑其崇尚好生之意亦可嘉也

元輕杖人

韓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是唐制簿尉以上不杖

也他若周子諒以御史受杖朝堂則是明皇之特怒非  
例也且係天子之命非長官所敢擅爲元史趙子昂爲  
兵部郎中桑哥早到六曹官後至者笞之斷事官引子  
昂受杖有解之者始免葉李以平章事杖監察御史鄧  
文原傳轉運司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  
無如之何張珪以勳臣宏範之子拜中書平章事而鐵  
木迭兒假皇太后旨痛杖之帝不知也史弼爲大將軍  
征瓜哇以五千兵渡海二十五萬里得寶五千萬歸而  
猶以失亡多杖一十七惟刑法志姦兄弟妻姦父妾亦

止於杖一百七則又太寬矣

漢大臣權最重

漢大臣權最重田蚡爲大尉可以縛太守中郎將於私第何並爲長陵令可以斷侍中王林卿之頭胡建守軍正丞可以斬御史於選馬堂皇上翟義爲南陽都尉可以繫宛令於獄

物極必反

物極必反隋文帝清儉又受制於獨孤后故宮中取胡粉一兩竟不可得煬帝繼之宮中一日用煙螺五石

鰥寡孤獨解

外傳曰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無父有室不爲孤無子有猶子不爲獨此皇侃禮疏所引終不知外傳爲何書

頂赤生天

楊文公死時命家人勿哭曰汝等視我氣絕後頂赤者生天爲仙腹赤者輪回爲人足赤者墜落爲物此章淵贅筆語也後閱佛經原有此說以氣自上升者爲清貴以氣下降者爲重濁上升則頭腹熱而足冷下降則頭



腹冷而足熱固易驗也孫良士野錄云楊文公初生時  
身有紫毛一尺自稱武夷君則其升天也必矣

宋人好以怨報德

韓魏公薦王陶而陶劾魏公不押班為跋扈張商英薦  
舒亶而亶劾商英為婚請托歐公薦林之奇而之奇劾  
其陰事虞允文薦蕭杲之為御史杲之曰彼薦我為我  
不言事也我偏首劾之朱子大以為是韓魏公曰我與  
希文好如兄弟而其子乃劾我為豺狼當道是亦不可  
以已乎何爾時中山狼之多也然史稱之奇為部使者

十二任俱以治辨稱而以叛歐故士論不齒則亦見公  
道之尚存

習俗移人

秦廢井田民怨王莽復井田民怨趙武靈王胡服民怨  
魏孝文禁胡服民怨王安石之經義取士至可笑也楊  
龜山上疏奏其非而一時士論譁然以楊為邪說莊子  
曰拘士不可語於道者囿於教也其斯之謂歟余謂習  
俗移人始於熏染久之遂根於天性甚至飲食男女亦  
隨人附和而胸無獨得之見試思煙草的是何味女子

纒足有何美觀而舉世趨之若狂其他大有關於綱常名教者尤不勝枚舉矣

書中序事可疑

論語使子路往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一段是向何人說話左氏晉靈公使鉏麇賊趙宣子宣子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一段是誰聽得周書師曠見王子晉自稱暝臣曰汝火色不壽師曠目既暝矣何由見子晉之火色而知其不壽耶

已甚受誣

宋名臣好爲已甚之事歐公妻弟薛良孺坐舉人不實被劾已遇赦矣歐公奏不可以臣故使良孺僥倖乞特不原以致良孺切齒有甥女之誣在良孺固不良矣而歐公以好名喪名豈非已甚之故哉

宋儒習氣語

陳見復先生咫聞錄常摘宋儒習氣語數則爲後學之戒如曰心常惺惺曰活潑潑地曰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曰堯舜事業一點浮雲過太虛皆幻誕可笑余以爲不止此也羅從彥教人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不

知此是卽虛寂卽釋家參悟之旨朱子在南安聞寺鐘聲曰便覺此心把握不住不知所把握者何心所走失者又何心孔子在齊聞韶心隨韶往至於三月不知肉味真乃把握不住矣程子問弟子孔顏所樂何事不知孔顏之樂不就事講處貧苦之境仍能不忤不求便是真樂若必指一事而言樂便是大學所云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矣周茂叔不除窓前草曰與自己生意不般李沆不肯移藥欄朽檻曰豈以此動吾一念不知洒掃爲弟子之職曰新爲湯盤之銘聖賢道理草自當

除檻自當治也凡所云云皆是彼法善乎周德新之言曰唐人儒是儒釋是釋宋人儒亦釋釋亦儒

王旦傳不得體

宋史王旦傳稱其大度云旦不肯臧否人物家人故意飯中投墨試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終不肯說明飯中之不善也子戲謂再墨其粥則旦將忍餓而終不言歟孔子失節不食失時不食必明言其失節失時所以不食之故弟子得以記之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在旦當日或偶有此事未可知而史家以此爲美

談殊可笑

好博

魯穆伯朝周而半途奔莒爲莒女也楚申公巫臣使齊而半途反介爲夏姬也此男女之欲犯之者尚屬人情漢列侯功臣表以博揜失侯者五六人竟不知賭博有何味而好之者竟自古爲然好尚多不可解不好作天子而好爲僧者梁武帝不好作天子而好作道士者宋徽宗不好作天子而好偷狗屠沽并受杖者東昏侯不用宦官宋不如元

太祖定令民間有闍童監者死所以今律文有闍割火者一條然其時宦者王繼恩李神祐俱領兵爲將故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神宗以李憲監軍不可謂太祖貽謀之善也惟元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庭四大功臣爲之長號四薛故元一代無宦官之禍

補崔浩禍不因作史

浩傳言浩禍由作史某嘗疑太武雖暴何至將寵任之臣因文字之失而忽加誅滅後閱宋書柳元景傳魏太武寇汝穎崔浩密有異圖元景從弟光世要河北義士

爲浩內應謀泄浩誅而光世南奔據此傳是浩之誅非  
爲史禍也何以魏書本傳既不載而南北史亦無此條  
苻生並不好殺  
晉載記極言苻生之酷暴洛陽伽藍記有趙逸者年百  
餘歲言曾視見秦王苻生並不好殺言其酷皆由苻堅  
弑生後附會之詞此與金史賈益謙爲海陵雪冤事甚  
同金世家時言海陵過惡者皆遷官故實錄取載附會  
者多

史遷禍因作史

人皆言史遷爲李陵事受腐刑而史遷與任少卿書亦  
言受刑後乃作史記予按之魏國志王肅奏明帝以漢  
武間太史公述史記命取孝景本紀及已本紀閱之于  
是大怒削而投之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  
下蚕室據肅言是太史非爲腐刑而始作謗書也乃爲  
謗書而始入腐刑耳

漢高非有功不候不盡然

高祖詔非劉氏不王然韓彭皆異姓王也非有功不候  
然陽城延以軍匠造未央宮封梧齊侯非有功也

立子殺母魏法不盡然  
魏書稱魏法漢武帝立其子必殺其母故胡太后有寧死不墮胎之言然頗不盡然景裕之母賀夫人也太武不因立景裕而殺之太武之母杜貴嬪也明元不因立太武而殺之

宋罷藩鎮不盡然

李燾長編太祖謂石守信曰爲天子大難不如爲節度使之樂此言不欲其領禁兵非不許其爲節度使也而司馬光紀聞以爲守信等俱以散官歸第悞矣又宋史

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東兵馬十七年郭進以洛州防禦守山西巡撫二十年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他如賀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刺隰州韓令坤鎮常山張美之守滄景皆與之管權之利使自募驍勇便宜從事所以二十年無西北之虞自寶元康定以後盡反其所爲而藩鎮盡撤金兵乃人無人之境

